

  
烟台故事

乡村记忆

# 刘复生 死而复生

程绍堂

刘复生(1921—1946),原名刘福生,胶东军区战斗英雄,招远市夏甸镇西河北村人,1939年2月参加本村青年抗日救国会,翌年7月参加八路军五旅十三团,历任班长、副排长。

1940年秋,盘踞在平度县祝沟的国民党顽军张金铭部在日军的诱降下,积极反共,不断侵袭我大泽山抗日根据地。同年8月10日,刘福生随部队讨伐张金铭部。战斗中,他奋勇当先,机智勇敢,只身将一个班的敌人堵到了一个院子里,迫使敌人放弃了抵抗,缴械投降,从而一举成名,受到连里的表扬。

1941年春,十余股国民党顽军组成“抗八联军”,大举进犯胶东抗日根据地。时年3月17日,八路军五旅十三团将顽军蔡晋康残部包围在栖霞桃村,双方展开巷战。刘福生在战斗中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,当即不省人事。支前民工将他抬下战场,大家都以为他已经牺牲,正准备将他掩埋时,他竟然奇迹般地死而复生。一年后,刘福生伤愈出院,被授予“二等功臣”,通令嘉奖,组织上还为他改名为“刘复生”。

1942年3月28日,刘复生随部队驻守招远县北冯家村。翌日晨,日伪军千余人从掖县(今莱州市)进犯招远。我军得知这一情报后,派刘复生所在营抢占了仰望顶制高点,准备迎头截击来犯之敌。由于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,敌人多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。气急败坏的敌人见久攻不下,竟然向我军阵地施放“瓦斯气”。营长和许多战士相继中毒牺牲。

在这危急关头,刘复生一马当先,高喊着“为营长报仇”,率领全班战士端起刺刀冲入敌群,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。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,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,狼狈逃窜。刘复生的英勇行为受到了全营表扬。

1944年2月28日,莱阳河源战斗打响。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,尤其是敌人的碉堡威胁极大,使我军进攻屡屡受阻。部队派刘复生所在班任爆破突击队,完成炸掉敌人碉堡的任务。

刘复生扛起炸药包,冒着炮火就冲向敌人的碉堡。敌人的机枪疯狂扫射,刘复生多处受伤,但始终没有倒下,竟然机智勇敢地连续多次冒着枪林弹雨,炸掉了敌人4座碉堡,为赢得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也因此被胶东军区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
1946年6月15日,在胶(县)高(密)即(墨)战役中,刘复生不幸英勇牺牲,时年仅25岁。

## 记忆里的磨坊

赖玉华

多少年过去了,梦里抱着村头的老梧桐,又回到往昔、回到磨坊,那份真情又充盈在我的生命里!

上世纪70年代随着农具的演变,多数农村都有了半自动磨坊。在福山城方圆十里的村庄中,数我们东北关村的磨坊最大。每年夏秋季收获之后,磨坊是最忙的时候,繁忙的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据老人说,东北关村磨坊所在的四合院,是当时福山首富东北关村大财主赖芳圃给自己建的备用大仓库。它的地盘很大,北面五间青砖砌墙、屋顶用的是上好的青瓦,南面也是五间,西面还有厢房连着过道,门朝西开。门口两旁有两个石礅子,像看家护院的打手,大门门头是青瓦造型飞燕式。院子很大,院子四周是石头拼接成图案的过道,院中间用青砖打着镂空,围起来一块空地,里面生长着很多植被,还有两株榆钱树。榆钱树不是人为种的,不清楚老辈子啥时长出来的。

我家老屋挨着磨坊西面,儿时野性的我常呼朋唤伴到磨坊捉迷藏。老奶奶说里面有个人大黄仙会偷小孩,让我们小孩子可别惹它。听了她这个话,我们好几天不敢入磨坊。因为那里确实有个黄鼠狼,俗名大黄仙,窝在磨坊院子草丛里。磨坊存粮必然有老鼠,大院里有家雀飞鸟昆虫鸟蛋,丰富的食粮让大黄仙隐居下来。到了冬天,就没那么多可吃的了,这家伙半夜会出门溜达找吃的,鸡们就遭殃了。

赖芳圃后来当了汉奸,1942年被人“撕票”了,他这个仓库也就闲置起来,后来变成一个小学堂。前些日子和村中老人谈起这个磨坊的历史,老人告诉我,她7岁那年就在这个地方上过学堂,当时的校长也是村里人,家里打了一个轱辘井,说话嗓门很大,训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总是一套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磨坊又进行了重新规划,小学堂搬离这栋四合院,到了东北关联中。至上世纪60年代末,四合院开始改造,北面东西两头作为磨坊仓库,中间是个大办公室,我记得办公室里面北墙上挂着几张伟人画像。那时候每次看到画像,我们小孩子便爱缠着老人,让他们讲过去的故事,每一次我们都会沉浸在故事里不能自拔。南边两侧的厢房也

进行改建,向下挖掘大约1.5米,地上地下整体抹成水泥地面,锃亮光滑。改建后,引进多台当时极先进的半自动磨面机,有专门磨小麦的、玉米的、五谷杂粮的,从而成了一个大磨坊。

磨坊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

的副业,给东北关村带来无限的荣光,成了当时最富有的城中村,周围村庄的人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。每年麦收秋收是最忙的季节,三邻五村都来这里磨面及五谷杂粮。因为磨口好,分工细致,磨面历经好几道工序。磨出来的小麦面粉分为好几个等级,头麸面,二麸面,黑面,麸皮。磨坊磨的面粉做饺子面细腻筋道,做面条有咬劲且滑爽,一出锅半大孩子能吃好几碗。二麸面蒸出来的馒头也好,刚出大铁锅炸裂得香,调皮的我经常会剥开贴着锅边的、黄灿灿的饽饽,揪吃了一块又一块,那麦香味到如今还记忆犹新。

周边乡邻推着小麦早早到磨坊排队的场景也如在眼前,那也是我儿时玩得最嗨的时候。来磨面的大都会带着小孩,小孩们会不谋而合在一起玩老鹰捉小鸡游戏,弓着腰穿插在大人孩子之间。大人呵斥声、孩子们的嬉闹声、机器的隆隆声,磨坊像开锅的热水,沸腾着火红的日子。作为城中村最大的磨坊,善良的村人总是加班加点赶进度,尽量让外村的老乡不空跑一趟。若当天磨不上,便寄放在仓库里,而孩子们则期盼着第二天继续在一起玩。

磨坊存在于我记忆中的童年,那是抹不去的乡愁。磨坊西北有个空置的大广场,广场北面有四个台柱子搭建起的大台子。麦收秋收之后,一年之中会有几次派上用场。以前这是赖芳圃家的戏台,逢年过节会有戏班子来唱戏,做工的伙计这个时候会收到赖芳圃的戏谑:“这个场合穿得这么寒酸,下回别来我这儿做工,丢人现眼的。”教训完之后会打赏伙计两块大洋,让他们买身体面的衣服穿,这是这个大财主的怪癖。老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蹲在自己家墙头看戏,为这被爷爷打过多次,墙头厢房屋顶上都有他顽皮的同伴。到了我小时候,也时常有外地杂技团隔三差五来这里演出。白天来磨面没挨上号的外村村民可谓大开眼界,直呼你们村可真有钱啊!村民也向他们搭讪,白天没排上队的,晚上有眼福哈!

负责管理磨坊的是戴眼镜的卫爷爷,打一手好算盘,磨面的加工费算的可是丁是丁卯是卯。我们有时顽皮,人家把麦子放在磅秤时,我们会趁着他们不注意,故意抓一把小麦,那个秤砣就会下沉点儿,老爷爷低头盯着磅秤的尺标瞪半天,自言自语活见鬼。

随着村落的变迁、城市的发展,磨坊早已成为字典里的一个名词。如今每一次回村,我还是会不自觉朝那个方向多看两眼,仿佛要寻找我儿时的美好时光。

## 罐头瓶钓鱼

鲁从娟

吃完一瓶豆瓣酱,我把玻璃瓶刷净擦干,然后放起来。橱柜里,积攒了不少这样的玻璃瓶,都是吃黄桃罐头或草莓酱攒下的。先生说,留着这些瓶子没啥用,还占地方。可我看着一个个明亮清透的玻璃瓶,总觉得能派上什么用场,说啥也舍不得扔。

或许是我对玻璃瓶有一种情结吧,小时候,经常拿罐头瓶去河边钓鱼。

那时候罐头是好东西,一年到头吃几瓶罐头能数得过来,偶尔吃一瓶,母亲早就把罐头瓶收藏起来,留着盛放辣酱、花生酱或咸盐等。所以,罐头瓶不是很多。特别是到了夏季,罐头瓶在小孩子的眼里更是很宝贵的东西。

几场夏雨过后,河沟渠道储满了水,里面会有很多活蹦乱跳的鱼儿。村西不远处就有一个渠道。春天,父亲曾在这里放水浇麦子。夏天,这里便是钓鱼的好地方。大人们用竹竿缠上细绳,做一支钓鱼竿钓鱼,我们小孩就用罐头瓶逮鱼。偷偷拿出一个母亲收藏的罐头瓶,在瓶口用纱布绕一圈固定住,这样使鱼虾能进去却出不来。瓶子里得装点小石头增加重量,再用一根树枝折成的小棍儿串上蚯蚓或馒头,卡在罐头瓶里,当作诱饵。然后用细绳在罐头瓶的波纹口处绑紧,另一头长长的细绳用手牵引着,慢慢下到渠道里面。临近水面了,用挽着线绳的手指轻轻一抖,让瓶子略微倾斜,再缓缓沉入水里。然后攥紧绳子一动不动,紧盯水面。此刻不能急,不能老往上提罐头瓶,要沉住气慢慢等待。过一会儿,感觉时机成熟,提起瓶子,哇,几条小鱼在瓶子里游来游去,那股兴奋劲儿啊,成了抹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在一旁看热闹的小伙伴也纷纷效仿,满世界找罐头瓶钓鱼。

有一次,邻家小伙伴拿着一个罐头瓶喊弟弟去钓鱼,弟弟找不到罐头瓶,急眼了,把一个小口酒瓶的瓶嘴用石头敲去,结果玻璃碴子蹦到手上,划了一个血口子,疼得呲牙咧嘴,最后鱼没钓成,还挨了一顿揍。有一次,我实在找不到瓶子,就把墨水瓶找出来,怎奈瓶子太小,连个小虾也钓不上来,而我却把墨水瓶钓在水里荡来荡去,玩得不亦乐乎。

渠道两边都是用石头砌成的,凸凹不平,若动作快了,玻璃瓶就一头撞到石头上,粉身碎骨了。有时候往上提罐头瓶用力过猛,瓶口的绳子松开了,罐头瓶便被水冲走,不见踪影,眼睁睁看着已经进入瓶子里的小鱼也游走了,顿时急得抓耳挠腮,哇哇地喊着,恨不得跳进渠道把瓶子捞上来。以至于晚上做梦,还梦见渠道里有很多罐头瓶,被浪头冲上来,碰得清脆作响,于是大喊着笑醒。

在蝉鸣聒噪的夏日午后,一个个小人儿趴在渠道边上,晒得满脸通红,却兴奋得大呼小叫:“鱼儿进瓶了!”“我抓到鱼啦”……童年的世界里,快乐很简单,一个小小的罐头瓶、一次次趣味的垂钓,让整个夏天充满乐趣。